

◎大法保護後之越南人精神的進化

本誌主筆范瓊演說於
大法巴黎屬地學堂

(譯出由法文)

敝國相傳俗語有句云「擊鼓過雷門」其卽添今日關說於列貴前之光景大有類是。夫列貴夫人與列貴職全都是貴國著名的人。不啻雷神一般。添素無口才又淺西學徒以青年負氣敢爾登壇演說。把粗知一二之法音話弄舌於大庭廣衆間似不復知半天霹靂的利害。雖然搗鼓於其前也。雖然列貴既是爲雷神神也者善於容物諒必有一片婆心。斷無求多於喃學語婢者可知矣。况添所陳說最包羅最煩複之難題。自非具心理學家之卓識歷史家之判斷決不能達其要點而添自分無這等資格。列貴當寬恕爲何如。添對於國家雖濫當報界執筆之名譽然不過負些小責任爲國人作向導而已。由添竊有見夫貴國歷史上之文士博士哲學諸名家曾發揮有益之理說故欲一一譯出國語文俾國人易曉因而求文明學術之真色不至誤會以阻民族進化之前途者也。若夫關於一民族進化之歷史之社會的重大問題使非假以暇辰爲之窮究談何容易。這問題者卽敝國向來進化之智識精神是也在貴國人非無研究我南人進化之程度然於物質經濟上理會頗得周詳而於智識精神上發明亦屬希罕。他若我國人從來未曾討論及此致我南人於貴國未南來前與占領後之種種精神智識殊沒沒也。添這一席話謂其透得廣大之題目乎未也。添之誠意只欲道破我南人向來未提起國人之精神智識約略陳於其前猶草草畫一幅心理圖以貢於列貴耳。茲添請從此問題而作左之披露。

南國古辰之文明教化都從中國脫胎二十世紀來茲辰而內屬辰而獨立要之亦不外中國之範圍。前此南國幾與世界上不相關涉至十六世紀始與諸國交通而交通之情辰有間斷十八世紀

已有葡萄人之商船與荷蘭人貴國人西班牙人泊居南國之沿海。然其辰則敝國人尙懵然不知西方諸國爲何若者。我之古越南人。只知寰球之上。惟支那爲宇宙宅中之大國。其附屬者。則日本高麗。越南諸小國。稍遠而西域之印度。又極遠而西方沙漠之諸國。東望大海。渺茫何有。西望天末。不過戎狄之鄉已耳。要之斯辰世界。卽爲中華世界。猶古辰西方之羅馬世界。奄有地中海之民族區域而開化之也。

由此而觀。則中國非一國家者明矣。就古今國家二字之正義上論。則中國乃一特別世界。奄有亞東民族之文明教化。所謂統一者。乃統一文明教化之權也。中國之北方人。與中國之南方人。其地相去。亦如日本人之與越南人。風牛馬不相及也。雖則越南人。日本人。北京人。廣東人。滿州人。高麗人性情種族。雖有不同。而文化未嘗不同。所謂文化。乃漢字之表現是也。雖則亞東諸族異服殊音。而中國人。日本人。越南人。高麗人。爲同文之諸國。凡此諸國之儒學家。皆可筆談而互解也。由是觀之。則漢字。其卽西方之羅星字。漢字誠爲維繫亞東民族之一條線。是線也。堅緻的重大的。其對於越南民族。若一輒然而敝國人。則担负此輒之重力。經二十世紀于茲矣。日本國於海島。原本非此輒所能駕壓。故其國民只借中國之文明。以練習自己特性而已。鄙國不然。地勢毗連。常爲北人所占。故被此輒之壓力。幾失其民族特達之性質。使南國不受中國過度的影響。則國體何如。固未可量。而究其風俗歌謡之傳播於村野間者。想可燎然矣。雖然試卽十一世紀辰期。從越南政治上考察。則第一王統自丁先皇始。以後十三世紀之蒙古憑陵。十五世紀之都護分置。終之前仆後起。南國儼然成一獨立之國。雖然國固獨立矣。而其智識精神。未能脫離於中國也。

越南古學原從中國得來。以四書五經爲主。乃昔辰孔子所垂示之簡約的教語。而此教語則又由各宋儒註釋。其尤著名者爲朱熹子。亦猶之乎尊教派之蘇麻公是也。觀其考究煩瑣。不異於西方諸國中古辰代之學派。何以言之。其學則訓詁繁瑣之言。記誦詞章之學。令人易厭。其文則錦鏽珠玉之文。月露風雲之狀。不究世用。經幾世紀。由此學而陶鑄成鄙國數千百輩醉生夢死之人物。彼何人斯。卽高談闊論。考古談今之儒學派是也。雖然從古以來。此儒學派已成爲鄙國之上流物。^人今若確定是學之名詞。則當顏之曰科舉之學。科舉之事。貴列想已曾聞。並已得諸西書所敍。夫科舉者。亦爲至正當至平等之法。能精選人才爲國家用也。然從外面觀之。則幾若科舉之制能收取有學之人才以供國用。並凡國民中何係有學識者。一經考中。便能做官行政。無階級之別。其公正何如也。其平等何如也。而從實際觀之。則科舉之原因。乃專制君主利用孔教以爲自植私權壓制民族之利器。並於其智識上。則顯然使人民奴隸其精神。嗟乎。人類至此。低賤極矣。夫君主之利用孔教者。由孔教不特從倫理哲學上講。且兼及於政治問題者也。孔教之所謂政治要道。蓋以爲政者正也。正已而物正。君有善德善政。能使人樂利嬉遊於秩序整齊之社會。並人民須依託於君相保赤之權下也。此政治之發表。則爲五常。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朋友也。而五者之中。君臣爲重。君者國之砥柱。受命于天。以謀人民之幸福。對天負有責任。而民者則其財產性命及名譽。皆自君操之。並須絕對服從君主之命令。盡其忠愛之誠。要而言之。此等君主。乃爲「天命的君主」。謂之完全專制之政體。孔教初辰復有神秘之理說。以限制君主之權利與人民之責任。前者予已言君主當謀人民之幸福。雖君主對於民無責任。而對於天負有責任。蓋賴有全能至大之天。

命然後有臨民之權者也。夫欲盡此責仁。須是道德上智識上全備之人物。所謂爲君子是也。若不顧天命。反道敗德。侮慢自賢。則天必降災異以示警。如水旱蝗虫之類。到斯辰也。民得表示其不平。與君主之權相反對。而廢立之險象隨之而生焉。繼孔子之道者。孟子於七篇中有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噫是語者。想已醞釀民主之義。據孟子之理說。則民爲邦本。君者代天行化。特不過國中之一代表人。故其立言有曰。民之所願。天必從之。

最初辰寔有合乎現日中國社會之情勢及政治的。其後因文士輩利用以媚悅辰君。爲攀附計。而漸失其正義。又自此而後。以孔教爲國教。而其傳教之教士。則全是中國之文士輩。組織此教。以崇奉歷代繼業之君主也。嗟乎。是教乃爲政治上及智識上之專制的教說。然至宋朱熹始能確立基礎。同辰復有其他之無數教士相繼而出。因依靠君主之勢力。而立得特別之顯名。是無異印度之婆羅門派。噫此派者。謂爲讀書識字之儒家學派。此學派幾於社會上得享有做官之特權。可以分授庶職。惟爲數日以愈衆。故須設一選舉之例。以爲朝廷用人之計。質而言之。即爲現辰之朝廷。指示其能靠信教之人及忠王室之人。俾之領受國王之官職也。由是而科舉立矣。官場因之而產出矣。而此官場者。卽爲成達之儒學家。而未成達者。又爲儲用之官僚派。蓋科舉學問之制度。要之亦成其爲廣濶之官僚制度而已。舉國之人。何係知自重其資格者。須從文學上用功。蓋士居四民之先。而士之真正目的。亦只在於試中及第。以達做官之一日。鄉村父老。纔使子投塾。便已懸此等希望。兒童纔讀三字經。亦早已結此等夢想。當辰之學問光景。無論老者少者。每三年一期。各各負寮寨挾紙箋。以試場爲鑿戰其功名迷夢之陣地。

數十世紀來。南國之上流人。生育於壓重之制度。即爲科舉之制度。及官僚制度是也。由此等制度而虛費光陰於無味之教育中。不知凡幾千百輩。以虛文而滅其精神。以禮儀而絕其生活。使人類所創擬之智慧。所啓發之思想。皆變爲口頭禪。爲套用語。爲陳腐之文章而已。彼日本雖借中國文化之原質以立國。而不借中國科場之模樣以立憲。是以世代相承。日漸改良。已組織國內特別之語言文字美術的基礎。越南則只知抄錄中華之腐陋故典。誦習中華之駢偶舊文。凡於學術美術各支流毫無發明創擬之特色。鄙國之儒士。一生學習都是漢字之死文。若夫本國音話。無人過問。且鄙國之國音。原來亦文雅的。亦便捷的。亦豐富的。國人豈當厭棄而輕視之者哉。然敝國之人。向來亦多有自命能文。彼輩所能文者。漢文耳。談天藻思。擲地奇才。間或有之。而其多數。則凡名爲文人者。特不過依樣模畫。猶西人之所謂 *Forts en thème* 一輩。他若本國國音。幾無人考究及此也。考歷史上。則敝國亦爲世界上立國最久之一國。於此最久之歷史中。至十九世紀。纔現一個特別的。或偶然的。之創舉。即其辰爲有儒學一人。開始從國音上。草成一文章絕作之傳記。噫。此舉者。爲敝國破天荒之一舉。能爲越南音話發揮其自己無限之精華者也。列位乎。亦知敝國之有金雲翹。一傳乎。是傳也。亦可謂南國之 Mireille 傳。雖出世已久。然儒學家多意外置之。近因西學之影響。越南國音學得以復興。國人始知是傳有無限之價值。

廿世紀來。中國專制之結算者如此。無論政治上之專制。復有精神上之專制爲較劇也。夫我南人素有活動氣魄。試觀破真臘逐占城。遍殖民於東海半島。噫。越南民族亦一世之雄也。惟立國界於強鄰。而此一強鄰。既有地大物博之強力。又有寰球最古之文化。個個形式。勝我不知幾倍。故敝國

所遭之運命。不啻反爲彼龐大之物所吸奪。彼其強鄰最先辰以統治之權臨於敝國。因敝國內力尚微。故須受其統治者積至九百年之久。於此辰間。敝國人亦屢次崛起。以反抗彼都護之苛政。或有辰收復故土。以爭自國之主權。迨至最後辰期。敝國人又大逐北人。復唱獨立。組成堂堂大南之國朝。使國家能成一統之大業。雖然。能脫離北國政治專制之範圍。而未能脫離北國精神專制之籠罩。而此精神上之專制。其結果寔使敝國之學識界。反成爲中國之幻影而已。教育上科舉上之誤點。已如上所敍。於是鄙國之上流智識者。及其有向導國民之責者。甘自淪沒於奴隸之陷阱中。惟知俯首而崇拜中國榮耀之歷史。他若世界上最新最大之思想之風潮。其發闡者何如。其動力者何如。則耳外置之而已。嗟乎。此數百年間之厭厭一夢。何異於佛氏之涅槃境界中。垂至十九世紀之後半期。猶然酣睡。迨至美國坡阿科 Peary 水師之艦隊。停泊於日本海分外國諸船航行於東海。並寄艇於沱湧汎斯辰也。黃族醉兒。始驚醒而歡迎現代最新生活之風潮。可惜者。其辰當軸諸公昧於辰務。猶憶嗣德年間。有一教士。因見世界優勝劣敗之大勢。與夫西方諸國之富強。我南孤立之險象。乃疏請與西方諸國交通。又請派人如歐遊學。考究格致藝術機汽製造諸門。疏下廷議。遂爲諸臣所駁却。此寔千八六十年事也。

繼此而貴國南來焉。其貴國南來之原因。今已成歷史上之典故矣。各博學家已悉心考究並方搜求確寔之證據。對於此問題。固不待添之評判於列位前也。夫貴國干涉敝國。並向敝國而經營各個功業。乃屬已然之事。故敵等亦甘心視之爲歷史難逃之嚴例。今添之向列位陳言者。乃欲研究貴國南來後。對於敝國同人之精神智識。有何等深遠之影響耳。

前此已言鄙國之進化前途自有歷史以至於十九世紀。曾受中國之文明學術的影響。此影響何等板重輸入太深。不能如日本之能利用中國文化以造成自己的優點。使敵國而無自己特別之生活力。則已爲中國所融化。並被消沒於中國之大塊。亦已久矣。然敵國民族本來自有一個潛力。可謂之爲敵國民族之本能。常與彼板重之影響爲反動力。適貴國南來。克助此反動力。俾與中國脫離。並貴國原爲義俠之一國。尊重仁道。凡其行爲。雖於權利中亦有高尚之概。故能使敵國成一最新之進化前途也。添確知夫將來另得無限之優美結果者也。今添向列位略述自貴國征服鄙國辰以至於今日。其鄙國之進化有分各辰期如左。

前者已言鄙等對於貴國干涉鄙國之事。原已甘心視之爲歷史上不可逃之公例。雖然。鄙國之前民。已曾目擊當年征服之光景。不忍只憑哲學之眼光而恬然坐視。今日。鄙國人雖因年歲已久。情意已通。遂甘心而降服。若夫當時。鄙國之前民。對於貴國人。特不過視之爲侵掠人國之民種而已。而果爾。無須向前人深責也。除彼低賤之民族。不當生存於天日之下者無論。若夫既謂之爲一國家之民族。則決然無有俯首以歡迎外國強占我疆土之理。職此之故。於貴國占據南國後之二十年間。煽亂也。陰謀也。反對也。乃由民族之愛國心。被其困難憤激。而生此反動力也。其此等反動之事。貴國對之亦無何危險。並可以兵力平定之。然復有隱秘之精神上的反動力。固較猛於顯現之反動力。非特與新體統相反對。而凡何者。由泰西人所出。均有仇視之心。茲時也。鄙國之主動人。即爲國內之文紳輩是也。目視彼服從貴國之人。皆謂之爲反國的。然就實際上言。斯時之從事於貴國者。亦非是好底人物。故有人嘗責保護政府初時之不知擇人。曾舉用不良之徒。置之於品價之地。位雖然。初來需才之急。何暇於選擇哉。

此等反對的意見之極點。遂至於仇視西學而不屑學習。不僅此也。并學國語字亦仇視爲可羞愧一事焉。余猶憶斯時有通達之儒學先生。固知其安南民族須學勝國之文字。某先生欲自己學習以爲他人唱。遂開始學法文字母及常用法話。然不敢公然講習。時或閉門而觀書。或避人而習讀。蓋恐人之指謫我也。

既對於西人有惡感。則凡西人之居處舉動。皆視之爲怪異之態度。猶憶昔年有一南官因某大法兵官之戰死。草吊祭文。而其文中皆嘲謔非笑之語。足見昔辰官紳對於大法人之觀感爲何如也。他若平民對於西人之觀感。則慘慘然只見之而驚畏之耳。彼見西人之行爲。都引爲詫異。蓋以爲西人者乃世間特殊之人類。手足運動。迥非常人。而况其舌頭之口涎。可以粘書封也。總而言之。則第一辰期爲西南兩民族初接觸之辰期。一方面則官紳反對。平民驚畏。一方面則情意不達。疑忌叢生。無怪乎雙方無有相孚之感也。

最初與大法相交接之南人者。爲通言輩。然此項人爲法政府與安南官吏及安南民之介紹人。特不過曉知尋常之法語。向雙方通話而已。若夫提攜聯絡兩政府之責任。則彼輩決不能擔行也。且選擇之道既不精。而彼輩之學力又太淺。故於行事辰。只知貪冗作弊。無有何等價值。並不足爲本國之人民及紳士所信重也。雖彼輩亦有能贊助大法政府一二事。邀得高職顯名。然罕有人能結本國人之感情。並能爲世人所信服。且也從寔際上論。則彼輩對於民族智識進化之前途。寔無絲毫之影響。若以其由彼輩而使我民傾誠於西學之影響。則此辰彼輩之西學。想無可謂之西學也。彼輩之西學。特不過外皮相之西學耳。雖然。昂昂自命爲新學識之代表人物。遂成此新學識對於

舊學識失其價值。能使舊學輩知泰西法學之學爲可貴。是由於中國之擊刺。嗟乎。到此時會而敝國猶復賴北方之光線以炤到南方。誠可謂敝國未了之根緣。雖與中國無干涉之事。故而亦不得不受中國所播及之影響也。其啓導敝等使之知新學前途。亦賴中國人之力。即如孟德斯鳩、盧梭、迪德羅、福祿特爾之諸名辭。亦由中國人傳及於敝國。此殊可引爲詫異。雖然無他異也。家佛之不靈。敝國諺語誠有然也。逮至最文明之法佛。既渡海而來我南。則對於南人爲之減價。或者初來之時。爲護法之按劍登壇。令人畏避。抑或從教諸沐恩弟子。無有完全資格。足以傳布其慈悲廣大之妙法乎。斯時則爲一千九百年之時期。其時則中國纔被日本戰勝也。夫中國如是其地大物博。蕞爾日本。又爲中國舊時之及門弟子。而何以戰勝中國哉。戰具惟何。即日本所倣法於歐州之器械是也。斯時彼之老大帝國。豁然醒悟。忽自思曰。西方何等人。昔時我以夷狄視之。而今則其雄壯若是。西方之科學爲何物。昔時我不屑道及。而今則其成效若是。西方之人。西方之科學。不可過眼失之也。於是而中國之全國人。遂發生最大改革之風潮。而爲此風潮之主動者。爲儒學派之兩人。卽爲康有爲及其弟子梁啟超是也。惟此兩人之文辭雄辯。對於中國青年輩。有極大之影響。遂因此維新黨唱爲廢科舉改學法之說。並派學生遊學歐美。及派人以考察歐美之政治。而其第一著。則起草一憲法。以要求滿清帝室之俯從。此第一著。因慈禧太后陰阻。致終無成。雖然風潮之普播。對於開化前途。亦已造成善菓。蓋此時所傳播之影響。及我東洋。不特中國已也。

大法保護後之越南人精神的進化

想。自由也。平等也。進步也。文明也。政治之改革也。社會之改良也。個個名辭得增廣其智識無異於舊世界外復闢一新世界。然此思想豈外求哉。全是法國之思想也。全是法國福祿特爾、迪德羅、諸公之傳說。法國革命時代諸名人所流傳之言論。由中國人之手譯出而傳播於我南國。使我南國之人讀其書不勝膾炙。反視新書爲可貴。而舊時之經傳爲可賤。每於言論時間。只知康先生也。梁先生也。盧梭先生也。孟德先生也。而盧梭孟德亦視古時之孔子孟子一般人物。於是而革命之思想蓬勃於我民族之腦中。遂因是而深責大法爲世界上文明之一國。有此等之名人。有此等之學說。乃秘其傳。不欲向我南人傳播。只知以益已自私之政策。陷落我人於愚昧黑暗之途也。

況於此時。又發生俄日戰事。其結果也。以日勝俄。此回戰勝。有能使安南之革新派。增其憤激。傾心於日本方面。視爲黃種之領袖。相率而遊中國者有矣。遊日本者有矣。推彼輩之意中。毋亦謂吾其親抵是邦。以覓得大法國向來秘傳之新學。然其寔則彼輩之深意。正欲借日本中國之勢力。釀成革命之局。以與保護政府相反對耳。一千九百零八年。及其後幾年之陰謀。寔此風潮之結果也。因此動力。而保護者與被保護者之兩國。遂成重大之疑團。夫此疑團。想宜有一番打破之也。

斯時全權爲逋大人。欲設法與越南紳士之心理相對付。於是決然從改革政策上著手。夫此政策。固昔辰保護政府曾顧慮於安南舊時之制度爲慎重。而不敢施行也。譬觀如學法試法之保存者。可想而知。全權逋大人。遂設立改良學務委員會。對於法越學之階級。則前此僅以陶造書記通言輩供國家用使爲目的。斯時大人遂增設爲補習之寔用學。即爲開始造成中學之資格是也。非特此也。大人又欲南國之學識家。不致疑於大法政府無有開導南人之誠意。大人唱立一東洋大學堂。

夫此等唱立。卽爲東洋唱立大學之新紀元。初時固爲我民所歡迎。惜其成立未幾而中輟也。於設立初時。人人不勝鼓舞。非特國中從學之青年輩。而老大儒學家。亦同此感。予猶憶其時諸老先生。曾勸告我輩曰。今日大法人。決以稍高之學問授。我不忍使我終此低賤也。雖然。確知大法不欲以全能教人也。關於富強之秘術。必有隱而不傳也。蓋諸老先生意中以爲大法人必有特別之秘術。亦猶之乎古傳中所謂出神入鬼之術。雖然。老先生又告我輩曰。無論如何。凡法人旣教我之處。我人當迅速而學習之。諸君慎無失此機會。當努力以求其有利益於國家之學。予又憶斯時與予同志之友。皆請報名入學。其歡忻踴躍之光景。誠不可言狀。

一日令下。各學課輟講。而大學亦有停罷之消息。此乃因一千九百零八年之事故。而遂使保護政策。與前此通全權寬容之政策大相反也。推此時事變之發生。固在乎出洋之遊日遊華輩。若夫國中識者。社會已樂心信從而求領受貴國之文化。忽然見大學之停罷。幾若政府有疑我之意。其心中能不有芥蒂哉。後有人解釋大學停罷之原因。乃由越南人無有領受高等學之故。此語雖亦有然。夫斯時貴國未嘗以中等學授之越南人。則越南人安得有入高等學之資格。然全權通大人設學之本意。乃非是設立一完全大學。如大法及歐洲各國之大學也。其目的是設立一普通大學堂。俾得引導越南上流人物。使之知貴國之文明學術爲何如。夫此目的何等正當。蓋由其時我國人只見貴政府惟以言語之學教我國人。固曾要求增廣其學問程度。逋大人不得不如願以償之也。况大人設立之本意。復有深遠之見。在此大人曾爲法國大使住紮於中國境內。有見夫中國之青年。遊學於歐美。需費頗煩。而終無美滿之結果。故欲於東洋境上。立一預備大學。俾中國生

員得就近學習。以爲他時遊歐遊美研究大學之預備。因是而東洋大學之預案。有收認外國學生之章程。夫大人此舉非特能鞏固大法勢力於東亞。而且也使東洋之人目擊中國人既相率而遊學於河內。則足以知法學之價值。而不至醉心於中國者也。

可惜哉此等活潑之政策。繼此之譖全權不能了解。并因一千九百零八年之事故。而大學堂之案遂正式取消矣。且因此過急之行爲。由新政策與舊政策相反對。而遂使貴保護政府與越南上流社會又經過一度之疑團。其時則爲大法保護後之越南民族進化史第二辰期也。第一辰期爲大法自征服安南後至一千九百零四年零五年。如上所叙。正是兩民族初接近之時期。第二時期則爲自一千九百零五年以至歐洲大戰發生之前。正是大法政府與越南紳士相調停融合之時期。雖則調停融合之工夫。因其間每遇猝然事故。未有完全結果。然較昔亦稍見進步。

繼此而有高尚的政治思想之沙露全權大臣南來矣。公於纔蒞南土之時。已諳曉越南之情勢。及得人民之信愛。自沙露公抵蒞之後。而越南之進化史。遂發生第三時期。即爲自一千九百十二年以至於今日是也。此時期屬保護政府與越南紳士相信互助之日。果爾沙露全權大人。亦一紳士也。大人曉知越南紳士之希望心。又曉知夫統馭一個最古之民族。二十世紀來。曾有歷史遺傳。並有舊文獻在。則不應以統馭非州半開之蠻民的政策對付之。大人又曉知夫對於古民族。而僅用其鐵拳之武力政策。非徒無益而又有害。毋寧以大法之理想主義。爲之傳播。其獲益殊屬匪淺。於是而大人演說矣。播告矣。曉諭矣。借渾偉之文章。高尙之論說。而傳播其真正之主義。爲本國人設立一個安南政治之基礎。此誠有合乎本地人民正當之利權。而又無違悖乎大法累傳光榮之

歷史大人多次誠寔之佈告。能使敝國人心爲之感激。並對於民間有深遠之影響。幸得大人之言論。之人格。爲天下表。而卒之兩民族之疑團。亦從此消滅。嗟夫。沙露公者。誠能征服越南人之心也。夫我越人向來漸染孔學。本有折衷之見。及常以寔事爲重。故其遇事每存懷疑心。而沙露大人能以言語戰勝其心。則可知大人之治人國。誠有非常之手段也。敝國人之信仰沙露公。及其信仰繼蒞之諸公。此寔顯然可證。非忝敢爲讜言。以媚悅諸公也。諸君不見夫歐戰之四年間。凡世界內被征服受抑制之諸民族。目睹其對我之勝國。方有事於戰禍中。誰不蠢蠢搖動。思設計以收復自己之獨立權。而東洋片土上。安穩猶故也。恬熙猶故也。非特邊陲之地。不發生一變。國內之人不妄萌一謀。而卽至出洋之同胞。雖何等呼號。亦無人響應。此辰出洋人。固多次痛責敝等之甘心奴隸。無有活動之能力。夫此等痛責。加之敝等。殊爲未當。蓋敝等之服從者。由於三十年來過度之風潮。已曉知南國之命運。對於法國亦有關係。况當大法顛危之頃。不欲乘人之危。擾人以自擾也。敝等豈甘心於奴隸哉。鄙等以爲歐洲戰禍。法國寔當其衝。吾將憑大義以爲護助。於是而從征者有矣。募國債者有矣。列位試目覩安南十萬同胞獻身歐戰場之光景。與夫閱幾次助戰公債之統計表。則足知鄙國人之財之血。對於貴保護國。有如何價值。夫鄙國人而果有奴隸之根性。則安得有此好義之舉動耶。

沙露全權大臣及繼蒞諸大臣之政策。其結果者。能收獲越南人之信愛心若是。此非僅由於善演說所致。而且由於顯然之寔事行爲所致也。卽如改定北圻新律也。立大學堂也。設諮詢會也。改組越南官額也。廣開各級學班也。觀此行爲。足知政府已決行最光大之政策。雖其改革建設之事功。未必能一旦成就。並初辰未有完全之結果。而寔行之日。或有遲疑之見。成生延

慢之譏者有之。試觀如龍全權近日演說之辭。有謂行政之道。辰或有反背於執政人之本意。此固無可逃之事。蓋由官僚制度。常有遲慢之根性者也。然而只望其執政人之本意。有光大高尚之見。則將來人民之信仰心。必獲完全。况世間常情。求於人者。每欲其速。與於人者。每欲其遲。雖然。遲耶速耶。要雙方有相信之誠。則遇事方有穩妥調停之望。

考第三辰期。越南人進化之顯然的標準。乃由沙露全權大臣之寬弘政策。爲之表唱。試觀其辰鄙國人。一方面則創立越文及法文之各報。以培植並發表國中之輿論。一方面則創立各大會。其目的在使法南兩國人日以接近。聯絡兩國上流人之感情。鄙國人之報紙。雖現方服從特別法律。未能享有自由之權。然其益利於社會上不淺。並其勢力日已愈廣焉。現日則報界幾若立於政府與國民之中間。一面則對於國民而宣告政府之意見。一面則對於政府而暴白國民之希望。夫以言論家。而尙勞於講解調停之任務。想歐美文明各國之報界。不宜有此等態度也。然鄙國之報。寔以此爲要職。並須如此。然後可以打破其本地人民與外族政府疑忌之藩牆。若是乎。安南之報界。誠能贊助法南兩國相信之前途者也。鄙等所創立之大會。其目的亦與報界同。現時國中最著名之會。爲開智進德會。泰乃會中之總書記。承本會所派委往法國。以參預馬賽城賽會。何幸今得此良好機會。請向列位陳會務。會之團體。乃兼國中之上流人物。由官界、學界、商界、工界、農界而組成。且凡貴國人而熱心於安南進化前途者。皆延請入會。俾兩國之人。日以親密。共圖謀社會上公共之益利。纔於河內城築一法越會館。近日霞飛上將遊歷東方。亦有駕臨參預慶成禮。欲兩民族之精神線愈以牢固。本會遂鼓勵鄙國同人。得知賞識。貴國文章美術諸傑作。故於去年有演說。

先生所出版之病想譜劇。由同業之阮文永君以國音譯出。且此辰之演劇。乃捐銀以贊助其保存越人在法戰死的墳墓之義舉也。其後於 Sohier 先生之三百年紀念日。復由本會演出先生所撰之一劇。幾回演劇。均得社會之歡迎。並表明其鄙國同人已能領會貴國之文明學術的影響。由是觀之。以今日較於昔日。相隔不啻霄壤。昔日淺陋之儒學派。以西方爲可敝可賤者。至今則敝國人復歡迎之恐後。可見纔經過三十年時間。而鄙國進化前途。有無限之敏速。

列位乎。今日之敝國。已到解決之時。優者劣者。其關頭寔於今日判之。敝國民族。乃最古之民族。必須一番革新。俾適乎今日之生活的現狀。曾有貴國某名士解釋文明者。爲世上須貽傳之產物。若是乎。則敝等決然欲保存我祖我父。既由辛苦而貽傳之產物。無論如何。敝等必不欲廢棄其自家之本領。蓋由有此累世相傳之本領。而鄙等得有今日也。鄙等欲保存其自己之本性。自國之國性。及歷史之人格。然鄙等亦欲收採新辰之文明學術。而增進其舊產物之價值。俾將來貽傳於鄙等之子之孫。日以豐富也。鄙等惟欲將來之越南國。必有一日別成爲世界列強中之一個完全的國家。此事則惟貴國同人。惠爲鄙國同人贊助也。贊助維何。乃贊助敝國之民。當何如。以取償其已失之獨立權。取償其國中之產物。及人民所創出之功業。鄙等何以此贊助之義務深望於貴國也。蓋由歷史上偶然之故。而復使鄙國復依託於貴國保護之權下。况乎今日寰球上之各國。惟貴國於精神智識上。最爲豐富。並於歷史上最爲光榮。貴國曾爲世間各民族施解放手段。而又何吝於鄙國也。

印度某詩人有句云。『斯世最關係之事故。乃爲西方人與東方人相遇。若此隆重之遭遇。欲獲良好結果。則於想像界。於心思界。於智識界。須發生最大之感激。上帝既降旨派遣諸

漂流武士出與世相應接。此事決然無疑也。雖彼輩掌中既握有兵權。然恐其心中未必解明正義。予惟望彼輩庶能避免魔王之誘惑耳。

嗟乎。世界上之諸國。惟法國爲第一等國。易於發生想像界心思界並智識界之最大感激。如某詩人所言。並因此而人類之歷史中。法國遂有教育解放各個民族之名譽。統觀西方之各漂流武士。惟法國之漂流武士爲最忠於天職。而此天職者。卽爲國家之根本。歷史之運命也。從古以來。未嘗一旦悖此天職。則從今以後。亦未嘗一旦悖此天職。雖今日之日。世界上之魔王多矣。金錢魔王。營業魔王。及其他有影響於生活上之魔王。相繼而出。引誘人迷惑人。使失其天職。然而法國決不違悖也。夫法國能不違悖其天職。然後法國對於人類方有大功德。

這篇於十九二二年五月三
十四演說在巴黎屬地學堂

◎文苑

夢桂菴詩鈔

阮鼎珪

敬主山峒謁陳朝行遺范峽石公遺像

其一 不識荆門路。今爲敬主遊。大千塵刦換。第

六峒名留平野連。雲起春江際。海流滄茫窮遠

目。數點白藤舟。

其二 當年范峽石。曾此築吟壇。舊隱春常在。詩

翁去不還。紫霄訪僊跡。陽谷補奇觀。細讀軍中

曲。雄風杳莫攀。

塔林道中

日暮忘途遠。辰危見事艱。飛塵猶塞外。客鬢且

江關。對鏡頻搔首。啣杯強破顏。浮雲渺無際。目極鳥南還。

晨登真武觀鐘樓

(用杜陵洞庭詩韻)

古觀晨鐘歇。停車此上樓。湖光餘蕩漾。身世自沉浮。鴉噪三山樹。漁迴五社舟。六朝如夢裡。檣外水長流。

荷花塘

元孝

山迴路東轉。小屋依林下。前有荷花塘。水中千萬朵。花開無束縛。紅白相映射。無風但聞香。有暑不知夏。日日採花人。不足爲花禍。誰知苦惱場。有此清涼社。飄泊來何年。可憐渾似我。擾擾羣芳中。愛君獨高雅。天涯萬種愁。爲君顏一破。日間對花吟。夜夢與花臥。美人期不來。援琴空

獨坐滴瀝葉聲喧。知有微雨過明朝。視前塘花發倍昨夜。願得常如斯。無使秋閒謝。

書懷呈諸友

前人

愛國身難補。還家憂亦悲。頭顱如許大。思想近來。非世界風雲急。天涯歲月遲。寄言同病者。何以副襟期。

太子少保協佐大學士兵部兼學部申公謝恩表

臣申仲 憨謹奏爲恭謝皇恩仰祈睿鑒事。本年正月十五日欽奉硃諭內一欽臣申仲 憨秉性剛直不避親讎。自充領來茲凡事善持義務著準加太子少保銜仍充領鈔此臣聞 命之下不勝感激謹奉表陳謝者。竊念臣 貫於畿輔之地。生於科宦之門。早入芹宮。思繼儒家之業。尋遊西土。略通上國之文。幾年留學他邦。懷土之情更篤。此日歸來故國。尊君之念彌深。雖辰代多仕進之門。人或勸從公於帥府。而家國有同麻之感。臣 惟思委質於王朝。初授機密院編修。歷陞廣南省布政。此人民此土地。想能承先志而効勞。嗣德年間臣故父申文櫟亦蒞伊省布政 或辰運或人謀。不圖以直言而取禍。前此都中騎馬既爲大臣小器之聲。參成泰八年二月日遇欽命節制又靜軍務大臣故臣阮紳于京城中臣乘馬不下爲伊大臣聲參蒙得革去職銜 繼而南郡下車又爲同事異心之密摘密咨臣爲人拗執蒙撤回尋蒙降四級離成泰十六年二月日廣南省總督故臣胡第 謂人當路難安。分於中圻。公理無門。遂移身於北地。十年濃珥。久參審判之權。千里香屏。仍繫瞻依之念。奉我

皇上憐臣之遇。念臣之誠。召臣回京。命掌部務。佩星金牌之賜。常情皆以爲榮。坐憂寢慮。幾回。臣心更加兢慎。何以廣百姓生存之計。何以寬。九重宵旰之憂。何以招吾人愛國之魂。何以去官吏愛錢之病。深思未得其良法。詎意已沐夫。恩波少保。加銜將何補。東宮之遠學。聖心念下。俾共霑春首之覃恩。捧讀諭文。恭譯聖意。十九字焜煌。御筆如畫。臣之性之心。半百餘偃蹇世途。亦由臣之剛之直。敢計親讎。而畏避。惟恪守在廷。剛鯁之家風。嗣德十六年二月日奉尋常趨赴凡事。依阿少有骨鯁之風。申文懷爲人剛鯁頗有學識。茲使務近期朕意。欲留。在部。俾有裨益。著部卽問伊員。病已瘳。未可能。勉承行否。不可久留。聞居爲也。欽此。奉行義務而兢持。思報稱累世承麻之國寵。仰聖皇之大德。故愚下之見容似此。遭逢如何報答。願遵奉行義務而兢持。思報稱累世承麻之皇家。長享億萬年之慶。臣下情不勝感激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

辰 談 國 內 之 部

△中圻干議諸紳士蒙得開復近信

近日貴欽便座函商。開復干議諸紳士職銜科次。由機密院奏請。奉蒙旨準錄行。茲計列所得開復者姓名職銜如下。

黃文啓	<small>舉人</small>	阮傑	<small>舉人</small>	黎仲珥	<small>舉人</small>	黎惟佐	<small>秀才以上 清化人</small>	朱廷濯	<small>父安武 舉人</small>	吳德繼	<small>進士</small>	黎文縕	<small>舉人</small>	鄧文柏	<small>舉人以上 河靜人</small>
胡士造	<small>進士平定人</small>	阮瑄	<small>秀才廣義人</small>	阮儒珍	<small>秀才富安人</small>	黃叔沆	<small>士黎伯貞人</small>	潘叔蕡	<small>人胡士璟</small>	潘瓊	<small>秀才</small>	吳琰	<small>秀才黎光煒才</small>		
阮遇	<small>學生以上 廣南人</small>	武伯合	<small>舉人</small>	黎元弼	<small>舉人以上 承天府人</small>										
阮梅	<small>知縣</small>	阮珠	<small>秀才阮廷筦廣義人</small>	陳季怡	<small>進士黎春亮舉人</small>	范有敦	<small>人</small>	阮誠	<small>供奉以上</small>	黃忠	<small>秀才富安人以上 八人現已物故者</small>				